



Silhouette

诗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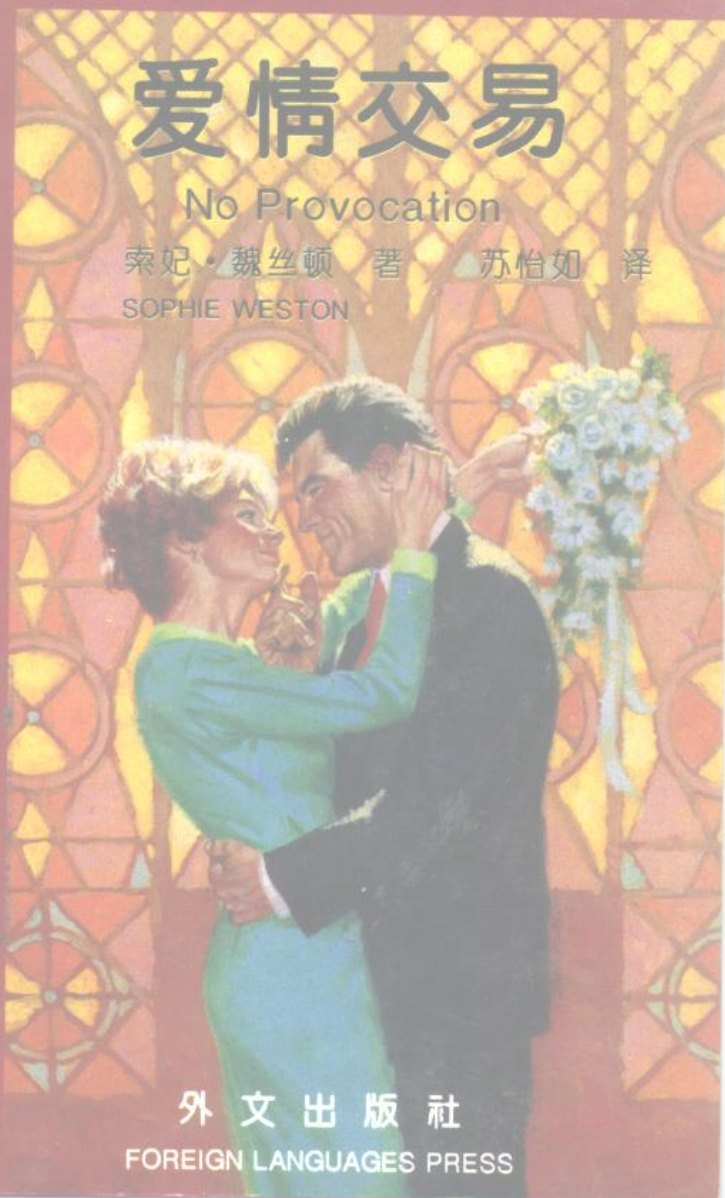
爱不释手系列

爱情交易

No Provocation

索妃·魏丝顿 著 苏怡如 译

SOPHIE WESTON



外文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爱不释手系列之十

爱情交易

NO PROVOCATION

作者: Sophie Weston

索妃·魏斯顿 (英国)

译者: 苏怡如



Silhouette

外文出版社

(京)新登字 13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情交易/(英)索妃·魏斯顿著;苏怡如译.
—北京:外文出版社,1995
(禾林罗曼史丛书·爱不释手系列;十)
ISBN 7-119-01732-2

I. 爱… I. ①索… ②苏…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4828 号

(本书获得加拿大禾林图书公司的版权许可)

爱情交易

索妃·魏斯顿 (Sophie Weston) 著

苏怡如 译

责任编辑 贾先锋

*

外文出版社出版

(中国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1995 年(36 开)第一版

1996 年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ISBN 7-119-01732-2/I·373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95-135

定价:5.80 元

爱不释手系列之十

爱情交易

No Provocation

D/P 4/15

出版日期:1996 年 1 月

原著: 索妃·魏斯顿 (Sophie Weston)

译者: 苏怡如

责任编辑: 贾先锋

外文出版社推广发行部独家发行

外文出版社与禾林图书公司合作出版

外文出版社: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Silhouette, 诗露, 及 Couple Device 商标为加拿大商禾林图书有限公司注册所有。

非经著作权人同意, 任何人不得重制、抄袭或转载本书全部或部分内容, 或有其他侵权行为。

本书情节、人物皆属虚构, 如有雷同, 纯属巧合。

著作权所有 翻印必究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under arrangement with
Harlequin Enterprises BV

主要人物

倪肯蒂：二十二岁的红发美女，涉世未深、害羞胆怯、双亲不和为她的婚姻蒙上阴影。

雷贾斯：出版集团富有的中年负责人，冷静干练，善于得到他所想要的。

崔大卫：流浪儿之家的负责人，企图心强。肯蒂幻想中的白马王子。

倪茱蒂：肯蒂的母亲，深恐被其夫莱斯爵士抛弃，在赌场求安慰，几酿丑闻。

莱斯爵士：肯蒂的父亲，英国报业巨子，想要并购贾斯的公司，和太太感情不和。

孟丽沙：贾斯的工作伙伴，肯蒂以为她是贾斯的旧情人。

致命的帅气

倪肯蒂

我的幸福竟成了这样的交易
算算 好像对谁都很有利
这场豪赌 可有人幸存
一片深情 谁来牵系

始终躲不过你致命的帅气
还得提防其他女人的爱意
这交易会不会以儿戏结局
最后是谁 在你怀里安逸

—

邂逅：敌乎？友乎？

倪肯蒂深吸一口气。有人在打量她。

她小心翼翼地举目环顾，大客厅里宾客云集，倒无人与她四目相接。

大卫如果跟她一起来有多好！可是那天她害羞地跟他提宴会的事，他居然不解风情地看着她，说她确实该休一天假了，而且一定会玩得很愉快等等。肯蒂想起来就难过。

抚弄着不情不愿穿上身的天鹅绒长裙，她一向苍白的瓜子脸今晚被矫揉造作的化妆掩盖了。一头红发整齐地盘在头顶，颊旁和修长的粉颈上还不经意似地垂着几缕发丝。她知道自己装扮得沉静婉约，但却觉得有些恶心。

她可以感觉到，那双看不见的眼睛仍盯着她。肯蒂开始颤抖，心里颇觉无奈。这些年来，我早该可以应付鸡尾酒会了，我是怎么了？

她的母亲倪茱蒂看到她，立刻迎上来，一边熟练地跟经过的客人打招呼。她脸上的妆也像盔甲一样厚重。深爱母亲的肯蒂，可以看出那双美目中含有一丝紧张。

“亲爱的，你来了，太好了。”母亲香喷喷的脸颊贴上肯蒂的。

倪茱蒂把视线从她身上移开，她们曾经为肯蒂来不来参加宴会而大吵一架，但倪太太可

不是个记仇的人，事情一过就忘了。

“有没有看到你父亲？”她问，同时不经心地环视四周。

屋里挤得和高峰时间的地下铁一样，肯蒂讽刺地想。唯一不同的是，他们都喝着昂贵的酒，而且大都穿着正式的晚宴服。

她答道：“人这么多，要找可不容易。”

话虽这么说，她却发现，也不尽然。客厅的另一边，有个高大、黝黑的男人正盯着她看。肯蒂一眼就发现他。事实上，她心里有数：就是这个人，打开始就一直在看她。

他很高大而且消瘦，有副刚毅的外表。全身散发出一股逼人的吸引力，从围绕在他身边女人的脸上可以看得出来，而他对她们，却似乎不怎么在意。

那股熟悉却令她痛恨的不寒而栗之感又开始了，但是她不再让自己对这感觉让步。她抬起下巴，直直地回望过去。他扬起眉，对她的反应显出一副有趣的神态。她的颤抖更强烈了。

母亲在她旁边，心烦意乱地说：“他说他会来的，他答应过我。”

她以前从没见过这个陌生人，肯蒂肯定地想。如果以前见过，她会记得那对含笑的眼睛。

她试着把视线从他身上离开，却无法做到。

“他？”她含糊地问。

“你父亲。你确定没有看到他吗？”

肯蒂好不容易才把注意力转回到母亲身上。“爸爸？你是说他没来？”

这就足以解释她母亲紧张的原因了。虽然母亲表现得不在乎，但肯蒂知道父母脆弱的婚姻一直很不稳固。

她不知道在父母不和的家庭里，小孩子是否都有同样的处境。她觉得自己好像是夹在两个交战大国中间的小国家。她觉得自己无时无刻都得伺机行事，小心翼翼，不敢表露任何的情感，以免又引起双亲的针锋相对。

母亲说：“我不知道。”在这拥挤的房间里，她保持平稳的声音和正常的表情回答。但肯蒂可以感觉得到暗藏的紧张不安。“他的心情很奇怪。昨晚你出去的时候，我们吵了一架。我本来要告诉你的，但你回来得太晚了。”

母亲话中带有责备的口气，肯蒂小心地避开它。她的父母迟早会发现她在流浪儿之家工作的事。父亲常不在家，所以没有注意到，但她母亲已经开始抱怨她逗留在外的时间太长。她会告诉他们，但要谨慎选择适当的时机。而在她

的内心深处，她希望在向父母解释的时候，崔大卫会在她身边支持她。但她知道这不过是个妄想罢了。不管有没有大卫的支持，事关她的前途，这个不受欢迎的消息，她是不能在这鸡尾酒会里透露的。所以她说：“你们吵什么？”

茱蒂露出不悦的表情，但马上这表情就消失了。“现在不能谈，他不会故意不来让我失望的。我确定他不会。他一定在办公室给耽搁了。那个并购的方案。”她咕哝着，立刻又对一个刚到的客人露出灿烂的笑：“看到你真是高兴，我一会儿就过去，先喝点东西吧。”然后向着肯蒂：“亲爱的，你也什么东西都没喝。”她向一个正拿着法式薄饼在人群中穿梭的侍者做一个手势：“请你帮我女儿拿一杯香槟来，好吗？”

肯蒂不喜欢香槟，但她没有拒绝，她知道没有理由拒绝。拿着一杯酒在鸡尾酒会上走来走去，是与会者的义务之一。但她发现只要拿着却不必喝，就可以满足这项义务。

茱蒂环视整个房间。“你去和梅根聊聊天吧？她儿子从巴西回来了。还有蓝汤姆，你上个礼拜对他有点失礼了，亲爱的……”

在房间的另一边，那位高大的陌生人仍看着她，表情怪异。他表面上是和一群倪太太的朋

友在一起，却一点也没有在听他们热烈的谈话。肯蒂向他看去时，他一句话也没说就离开他们，开始穿过拥挤的人群直向她走来，眼睛一直看着她。

“妈妈。”肯蒂着急地说。

“你的饮料来了，亲爱的。”茱蒂以迷人的微笑从侍者的手中接过一杯酒，把它塞到肯蒂手上，“这杯给你，亲爱的，它会让你快活些，你看起来还真憔悴！知道吗？”

“妈，那个人是谁呀？”肯蒂问，不理睬她母亲刚说的话。

茱蒂扬起双眉，对她这独生女不寻常的兴趣感到有点惊讶。她很高兴地边转身边说：“是约克郡施家的人？还是那个美国来的客人……”看清来人她突然住口，优雅的社交客套一下子全没了。肯蒂对母亲骤然失态感到非常惊讶。“哎，我的天！他怎么会在这里？”茱蒂直视着那位黝黑的陌生人。他被一个胖胖的女士拦住了，但毫无疑问地，这不过是个短暂的耽搁而已。

“他是谁？”肯蒂问。

“喝香槟吧。我必须……”母亲乱了方寸。

“是谁？”

她母亲苦恼地看着她：“他叫雷贾斯，掌管雷氏集团。自从他挖走《凝视》杂志的女主编孟丽沙之后，你父亲就把他当成敌人。而现在，你父亲和他——嗯，老实说，亲爱的，你父亲认为，就是他在背后阻挠并购雷氏企业的方案。如果他知道雷贾斯在我的宴会上出现，一定会非常生气。”

雷贾斯离开那位女士，朝她们的方向走来。母亲突然看着肯蒂：“你确定不认识他？”

肯蒂摇头，“以前从没见过。”

“怎么他好像认识你？”

肯蒂心里很惶恐。“噢，如果大卫在这里就好了。”她强行镇定自己，“我知道，从我进来后他就一直盯着我看。”茱蒂看起来更担心，“他要做什么？如果你父亲……我们得赶快让他离开这里。”

但雷贾斯已到她们面前：“倪夫人。”他说，但眼睛却看着肯蒂。

他的眼睛，是一种很奇怪很深的颜色，看起来仿佛他是用全部的心注视着别人。这凝神的表情令人感到不安，母亲老练的镇定功夫显然被动摇了。“雷先生，我不知道您……我是说……”

“对，我是没有在您宴客名单上，”他愉快地承认：“狄宝莉要我陪她来的。”

就在圣诞节之前，狄太太的丈夫在一家夜总会里公然遗弃了她。她对这件事装出不在乎的样子，并且和一些令人讶异的护花使者出现在社交场合。她也是茱蒂的老友。肯蒂好奇地看着她的母亲，看她怎么解决。但茱蒂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这个人就已经转向肯蒂：“我们还没见过，我叫雷贾斯。”

像被催眠了一般，肯蒂伸出手：“我叫倪肯蒂。”

有一会儿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那双奇特的眼睛直视着她，仿佛要看进她的内心，而非外表。然后他笑了，微微且神秘的一笑，让肯蒂更加地感到不安。

“很高兴认识你。”他低声说。

她有种感觉，知道他是说真的，但绝不是为了一个善意的理由。她求救似地看母亲一眼。母亲很快地说：“亲爱的，你为什么不带雷先生去看看画廊呢？我相信他也是个收藏家。”

那对深色的眼睛有趣地眯了起来：“但和莱斯爵士收藏的不一样。”

但茱蒂一边看着门口怕她丈夫到临，一心

想赶他们离开这里。“带他去看你父亲刚买的那幅柯高士卡的作品，”她说。“据说那是他的杰作之一。”她小声对着肯蒂的耳朵说：“看在老天的份上，赶快把他弄走。”

肯蒂几乎确定雷贾斯听到她母亲的话。无论如何，他可能知道他的不请自来对她母亲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她觉得很窘，不晓得该说什么，她领着他向画廊的方向走去。

画廊是一间 L 型的房间。灯全部亮着，点心也摆着，等那些爱好艺术的客人享用。此时房间里没有人，雷贾斯环视四周：“真令人印象深刻。”他向一个放在壁龛的小幅油画走去。他的鞋子踩在光滑的木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声音。肯蒂看看四周，努力想找个话题。噢，大卫，你为什么不在这里？

她清一清喉咙：“你都收藏些什么？雷先生。”

他转过身来面对她。“哦，也不能说是收藏。”他慢慢地答道，“不像这里。我只是有时候看一些特别的東西，一些非常漂亮，或感动人的东西。”他的眼睛凝视着她，好像是在爱抚她一样，但又不是，毋宁说是一个收藏家在抚爱他的收藏品，这使肯蒂想起今天晚上她一到大厅时

就有这种感觉。

他一定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盯着她。她想转身逃跑。但她发现自己只是以粗哑的声音问：“看到又如何呢？”

他耸耸肩，却不似真的那么不经意。高大英俊的外貌下，隐然透着某种热切，“然后我就追求它。”

对肯蒂来说，这听起来像示警，她瞪着他，扬起双眉：“你是说你想购买我父亲的一幅画？我应该警告他吗？”她故意开玩笑地问。

雷贾斯轻笑。“哦，我想没有他的漂亮画，我也能活得下去。”他当然是指并购公司的事吧？肯蒂心里一阵慌乱，她一向不愿参与父亲的出版事业，莱斯爵士也就不在家里谈论公事。她慢慢地说：“我不知道你和我父亲之间是怎么回事。”

他轻轻地笑一笑。“到目前为止，只是彼此骂骂粗话，看不顺眼罢了。”

“到目前为止？”

“我有预感，马上就要改善了。”

她被搞糊涂了。“我不明白，对生意方面我恐怕没什么兴趣。”她小心地说。他没答腔，反倒是若有所思地望着她，让她心烦意乱。然后他轻

描淡写地说：“这倒很适合我。”

肯蒂内心原本微愠的怒火这下被点燃了。她不常发脾气，自她六、七岁以后，似乎就没动怒过。但这个男人一副自得、促狭的神情，让她变得无礼，怒由心起。尤其是他那份意图，和她一进场就被他肆无忌惮地端详凝视，着实恼人！

她严厉地叫道：“你来我母亲的酒会是故意要侮辱人吗？还是一时兴起想羞辱我？”

“羞辱你？”他的口气听起来像是着实吃了一惊。之后，更可恶地露出一副有趣且好奇的神情：“我怎么羞辱你了？”

肯蒂大怒：“说我‘适合’你！”

他轻笑：“我不全然是这个意思。”他走向她：“但我很遗憾你把它当成羞辱。”

他弯下身来，吻她。

肯蒂第一个反应是大怒。事实上她是气急败坏，根本忘了害怕，她一向如此。

她用力推开他。那杯被遗忘的香槟洒了出来，溅到他完美无瑕的西装上。他稍微放开她，但只是把那盛着香槟的高脚杯从她手上拿开。

“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放下？”他温柔地说：“你知道你不会去喝它。而它却妨碍我们，对不对？”